

GANWU

JIANGNAN

感悟

江南

编著 雨蔚

在江南穿弄堂

古镇西塘我的雨恋情结

悠悠水乡情，依依乌镇梦

梅花庵里话腊梅

秋天去香巢看云

采菊缘缘堂

江南最后温暖——老虎灶

中国结里的千千情谊

湖南地图出版社

感悟江南

● 江南之情

● 江南之行

● 江南之魂

● 江南之室

I267
YW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悟江南 / 雨蔚著. —长沙: 湖南地图出版社,

2004. 10

ISBN 7-80552-536-6

I. 感... II. 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9073 号

策划: 周建平 蒋连军

责任编辑: 银波

平面设计: 笨鸟工作室

编著: 雨蔚

出版发行: 湖南地图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韶山中路 693 号 邮编: 410007

印刷厂: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7

字数: 140 千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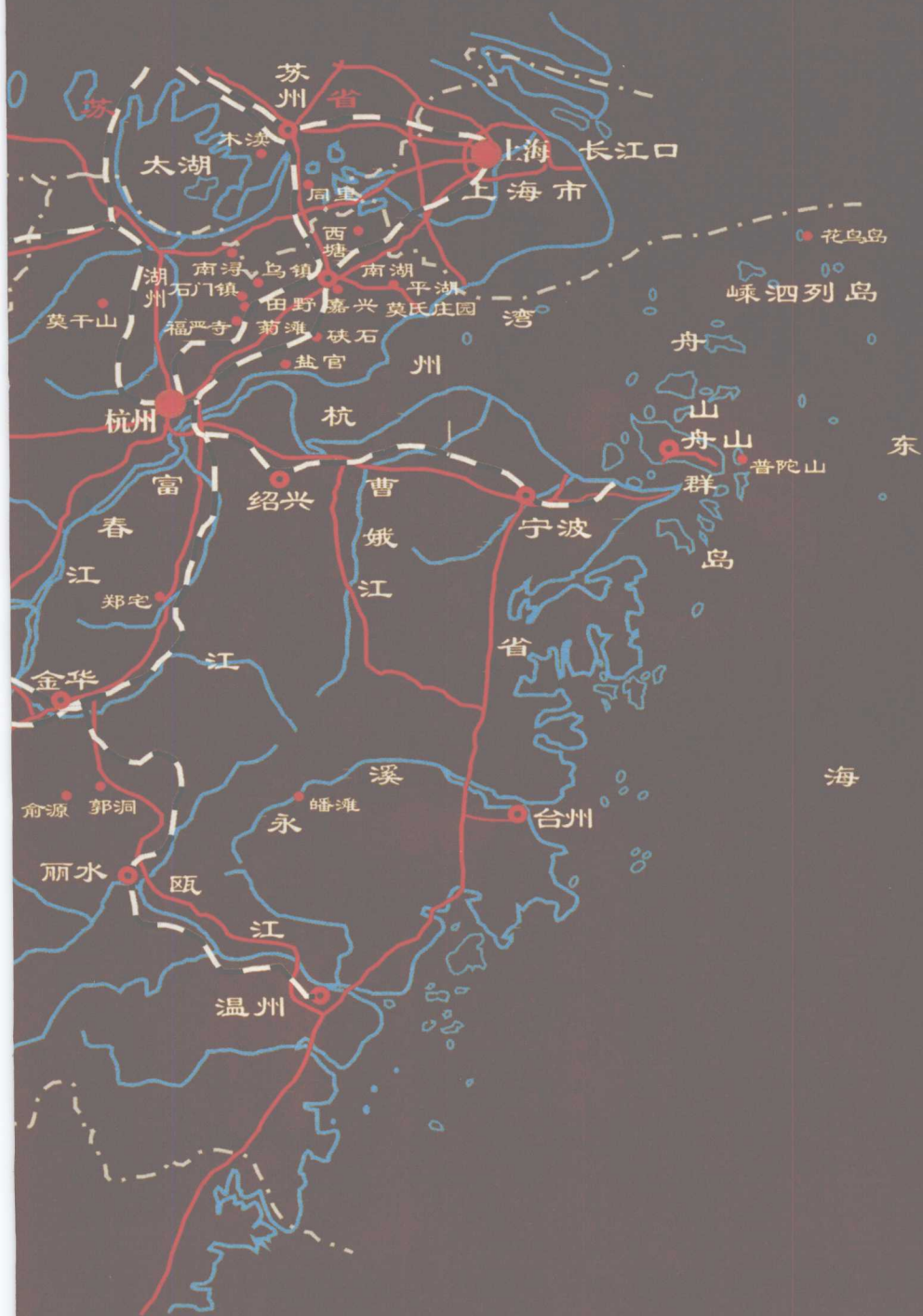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7-80552-536-6/K · 532

定价: 26.00 元

感悟江南

● 主要景点示意图





第一部 江南之情



- 2 在江南穿弄堂
- 11 古镇西塘我的雨恋情结
- 16 悠悠水乡情，依依乌镇梦
- 23 梅花庵里话腊梅
- 27 秋天去香巢看云
- 32 江南最后的温暖——老虎灶
- 37 采菊缘缘堂
- 42 中国结里的千千情谊

第二部 江南之魂



- 48 清明去古镇含山轧蚕花
- 56 水乡狂欢节——记乌镇“香市”
- 64 去古镇海宁闹元宵
- 71 五月去西塘逛庙会
- 77 一条多伦路，三部老片子
- 87 千年古刹福严禅寺
- 93 龙的足迹——膳滩“龙形”古街
- 99 江南古园林之经典——同里退思园

目录

第三部 江南之行



- 161 江南第一家——浦江郑义门
110 春走木渎
117 徜徉在江、海、山之间
123 东方奇观——俞源太极星象村
134 江南第一风水村——郭洞
143 千姿百媚最南洵
154 神秘而迷人的诸葛八卦村
山之远海之内之普陀

- 206 江南故宫——平湖莫氏庄园
202 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
198 石库门——上海滩的前世记忆今世之梦
195 清清白白的蓝印花布
188 菊花茶道
183 美哉！南湖无角菱
179 湖州小吃之四珍
177 江南一“复”
170 瞎探湖州三奇

第四部 江南之宅





第一部 江南之情

对于一个习惯了浪迹天涯的人来说，故乡就像是飘忽在天边的那朵云彩，所有的情感也只是从脚下延伸而去的那条风雨心路。但无论我走向何处，对于江南的那份情感却永远是魂牵梦萦的。因此，我的梦永远属于江南，我的爱也永远锁定在江南的一山一水，或一草一木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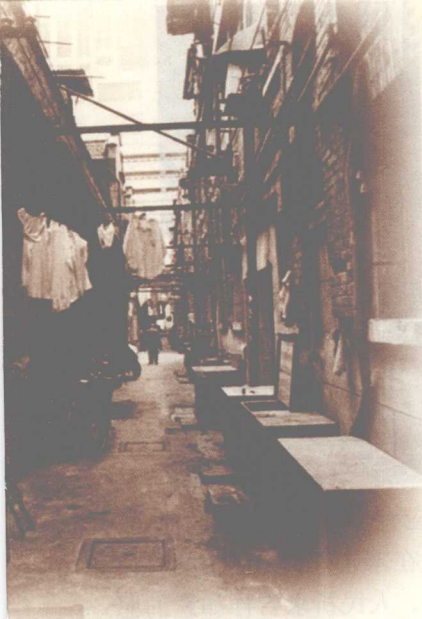


在江南穿弄堂

Zai Jiang nan Chuan Nongtang

在江南水乡有着许许多多幽深的小巷，当地的人们习惯把这些或直或曲的石板小巷称作弄堂。江南水乡古镇的弄堂一般都很狭窄，再加上弄堂两侧高墙的遮挡，使弄堂很难沐浴在阳光的映照里，因此平铺在弄堂里的石板几乎终年都是阴潮潮、湿漉漉的。

许多个黎明和黄昏，我在江南古镇的弄堂里穿梭着踟蹰着。穿弄堂是我从小养成的嗜好，而踟蹰却是莫名的。因为面对弄堂上空那方窄窄的苍白的天空，我不知道我的镜头应该聚焦在哪些地方，是黯然在石板缝隙间的那些青苔，还是斑驳在弄堂两侧灰墙上的霉点涂鸦，我很惘然。虽然每一条弄堂的结构和形状都看似十分相近、相似，但仔细品味，这些看似相近相似的弄堂在它们的最深处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所谓“宅弄深处，曲径通幽，不知深几许，行至尽头，豁然开朗，别有新洞天”，说的其实只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对生活于弄堂内的人来说就是他们最普通的生存空间，但对整个江南文化来讲，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这么说，弄堂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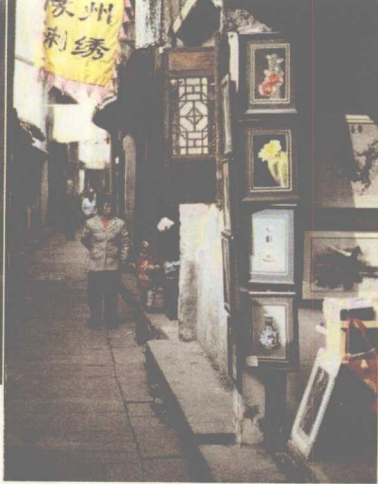
江南水乡古镇的命脉。

从高空俯瞰这些间隔交错在旧居与老宅之间、旧居老宅与堤岸水阁之间的弄堂，它就像是一条条纵横交织的丝线，把古镇的昨天、今天都编织在了它的经纬之间。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故事，有多少传说，出了多少个名人，留下了多少的记忆，惟有亲自走进这些湿滑阴暗的弄堂，踩踏在那些“咔吱、咔吱”作响且四周攀满青苔的青石板上，过眼一番岁月残留在弄堂两侧灰墙上的沧桑，扣一扣斑驳在每一扇木门上的铜环铁锁，那样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弄堂，什么才是江南水乡古镇的弄堂。

明代祝允明在他的《前闻记》里说：“今人呼屋下小巷为弄。”同时其文还注释说，小巷俗称弄唐。所以弄堂也叫“弄唐”。“唐”这个汉字最早是出现在《诗经》里，它在古代汉语中有多种含义，虽然《尔雅·释宫》给它下了“庙中之路谓之唐”之定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唐”作为“路”的这层意义也渐渐地消散在了穿弄而去的尘风中。及至今天，人们似乎已想不起这“唐”字到底与江南的小巷还有什么瓜葛或牵连，取而代之的却是另一个一直隐秘于江南民居内的“堂”。“堂”原来是对房间的称谓，与大路、小巷无甚关系，但在近现代汉语中，它在建筑中的类比性毕竟比“唐”更贴切一些，而且又与“唐”谐音，这样弄唐也就演变成了“弄堂”。因此弄堂的确切解释应该是：街路的支巷或屋边的陪弄。

江南水乡古镇的弄堂，一般分为宅弄、水弄和连街弄三类。宅弄是依附在宅院或民居内的次建筑，因此又被称为内宅弄或陪弄；水弄顾名思义应该与水有关，因此它往往是前通街后通河的；连街弄一般是指两条平行且街道连通的弄。

在江南一直有一种说法：什么样人住什么弄堂，什么样弄堂里走出什么样的人来。虽然这话有些偏颇夸大，但从另一方面却反映出了弄堂——这个江南水乡古镇载体的产生，与当地的人文历史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这可以从每一条弄堂的名称中得到一些印证。

在江南古镇，弄堂的名称花样百出、应有尽有，极富民间色彩。但无论怎样变化，弄堂的名称却始终固定在家族姓氏、商贸的具体内容、历史事件、民间传说、名人的名字、人民祈求吉祥如意的愿望、弄堂周边建筑物的特点，以及弄堂本身的构造特色的范围内。如古镇同里的尤家弄与西塘的叶家弄就是因为当时居住着一家尤姓的大户和叶姓的家族而得名的。新市镇的胭脂弄、硖石镇的菜市弄只是因为专门买卖胭脂和蔬菜而命名的。在菜市弄的顶端，便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居——眉轩。而杭州的大塔儿弄，只是因为诗人戴望舒的一首《雨巷》之诗，而让世人品尝到了一丝“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伤感。曾为春秋吴越两国分界线的垒石弄（位于石门镇），却是因为吴国为了抵御越国的侵犯而“垒石为门”的历史而得名的。同时因此弄出了一个“画画不要脸”的漫画大师丰

子恺而成为江南名弄之一。同样古镇乌镇的西大街弄，也是因为大文豪茅盾的原因而名满天下的。以人名命名的弄堂，在我看来，上海的蓝妮弄堂要算最有特殊意义了。这不仅与孙中山之子孙科有着牵丝攀藤的关系，而且还是20世纪40年代“玫瑰事件”的源发点。或许是读了《雨巷》的缘故，郁达夫便与王映霞在上海的尚贤坊弄，开始了他们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

全长236米、被誉为江南长弄之西塘四贤祠弄，崇福镇立总管弄，嘉兴的西施弄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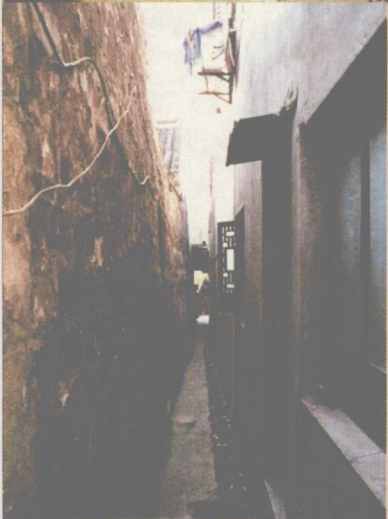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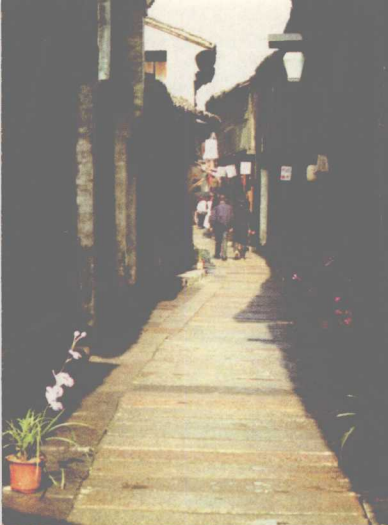
里的穿心弄等，就是属于民间传说的范畴了。而魏塘镇的梅花弄却是因为其旁边有一梅花庵，庵里住着一个十分喜爱梅花道的人（明代四大画家之一）吴镇而得名的。同样被誉为“缝弄”（弄宽不到30厘米）的西塘野猫弄、乌镇的双桥弄、同里的仓场弄、嵊州的井弄的由来也是这道理。

以弄堂本身的特色或构造而命名的弄堂，最典型的就要数西塘的石皮弄了。石皮弄，顾名思义，地上铺的石板就像皮一样薄。石皮弄全长68米，由216块青石板铺成，弄最宽处1米、最窄处70厘米，站在弄中仰头望天，“一线天”的感觉油然而生。虽然弄的左右两侧阶梯状的山墙有6到10米高，但石板下建有下水道，可以保证弄内雨天不积水。要将花岗石凿得如此薄而坚实原本就是一奇迹，再加上以上的那些特点，石皮弄被誉为“江南第一弄”也算是名副其实了。

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条名为贤娼弄（位于嘉兴）的小巷，据说因为南齐时的名妓苏小小曾在此弄居住过，而得“贤娼”之名。虽然贤娼弄离我的旧宅不远，但直到前几年为了写一篇关于苏小小的文章，在查有关资料时，我才知道那不是十分起眼的小弄堂。我去穿弄堂的那天，天下着蒙蒙细雨，整条弄堂内空荡荡冷清清的，惟有弄堂口的那棵老皂角树在风雨中“沙啦啦，沙啦啦”地颤抖着。以往平整的石板路，如今已是面目全非。每踩踏在一块石板上，总觉得有一股寒气在向心头袭来。找了许久，才在一转角处发现了这位名妓之墓。墓前立有一碑，碑后黄土泥浆，碑上没有朝代没有碑文，只有“苏小小墓”四个被雨水浸透的大字。奇怪的是在墓碑下有一只小花篮，篮里放着十几朵丁香花。尽管她的“郎骑青骢马，妾乘油壁车。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诗是那样的缠绵悱恻，那样的哀婉感人，但在如此寒风冷雨的日子里去物色一篮的丁香花祭奠一位千百年前的名妓，却实在是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在所有弄堂中以吉祥如意名称命名的弄堂最多，这在江南每个水乡古镇里都随处可见。什么众安弄、太平弄、同泰弄、福多弄、和合弄、朝阳弄等等，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类似的弄堂名。

站在江南水乡古镇的弄堂口看弄堂，它就像一位冬烘的岁月老人，每天习惯地迈着它那恒久不变的步伐，默默地守候着那方并不宽敞的天地。中庸是它不变的思想，世故是它逐渐浑浊的目光，凝固在



中间那条石板路就是它习以为常的市井道德观。虽然它从头到脚没有任何的张扬和激进，胸襟也并不宽阔，但一贯到底最终天宽地明的生命理念，却是任何通衢大道都无法比拟的。也许正是纵深、淡泊的弄堂文化，使生活在弄堂里的人养成了一种温雅而安详的生活习惯。但由于弄堂空间非常的狭窄，建筑物又鳞次栉比，一家紧挨一家，因此屋前屋后的弄堂便成了大家惟一可以分享的共同空间了。如此一来，彼此在弄堂里的交际机会就增多了，因此邻里之间也变得亲密无间，相望又相助了。进出问声好，打声招呼，或寒暄几句，是很正常而自然的事。也正因为弄堂是公共场所，因此只要你走进弄堂，就会发现在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晒着大蒜、辣椒之类的干货，而二楼窗台上又会不时地晃悠出一些诸如咸菜、咸鱼、咸肉、酱肉等腌制品。特别是那些刚腌制的咸肉，上面撒了许多的花椒，为了防止咸卤乱淋，所以还在咸肉外裹了一张油纸，穿堂风一来，油纸哗啦乱响，就像无数的旗子在风中飘舞。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弄堂上空的时候，人们便忙碌了起来。因为都是老宅，没有卫生设施，因此倒马桶的哗啦声与人们踩踏在石板上的咔哄声、咳嗽声、洗漱声，夹杂着绵软的话语以及小贩的叫卖声，便汇成了一曲极具江南水乡特色的交响曲。八点一过，一切又归于平静。如果是冬天或早春，这时，弄堂里的老年男人们便会端着椅子和茶壶陆续地出现在能晒到太阳的地方，或聊聊天，或谈谈山海经。一旦说起从前，那么这些老人浑浊的瞳孔中便会燃放出比阳光还要炜亮的光

泽。假如早报能按时送到，那么一张早报就会在老人们的手上传上一上午。而老太太们和闲在家的妇女们，这时就会找个有阳光的地方拉上一根绳子，然后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在上面，阳光一照，再经风一吹，樟脑香与新洗衣服中洗衣粉的味道，便会在老人嘴边的烟斗上乱蹿。弄堂口只要一有叫卖声，抱有共同兴趣的主妇们就会应声而出，或对小贩的货物评头论足，或讨价还价。而那些多管闲事的老太太们则趁机大咬耳朵，什么东家的媳妇西家的小子等等，“叽叽喳喳”之声就像每天清晨出现在飞檐或马头墙上的麻雀声，没完没了。对此情景，那些在阳光下聊天、喝茶或看报的老大爷们，只能用哼哼来表示他们的不满。这时，只要有人说一声“10点了”，那么不管是在讨价还价的，还是在说长道短的主妇们，都会迫不及待地转过身，急匆匆的往自家厨房而去，不一会儿的功夫，饭香、油烟味便会从弄堂里的每一个窗口飘逸而出。

下午是弄堂里最安静的时候，只要不下雨，无论是春夏秋冬，总能看到几个老棋迷围坐在弄堂的一隅，啪啪的落子声能从弄头一直传到弄尾。每当老棋迷为一步悔棋而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也许从弄堂的某个窗户里就会传出一两声唱得很地道的越剧声，于是原本在为悔棋而争执的老棋迷们又会为那几声越剧到底是属于徐派还是范派而大眼瞪小眼。但更多的时候，弄堂的下午是在幽婉的二胡声中度过的。有二胡声飘摇的下午是很长很长的，而有雨的下午则会更悠长。悠长的是属于那个撑着油纸伞、眉宇间结着愁怨、独自彷徨在雨巷中名叫丁香的古镇女子。其实很长很长的还有那些修棕棚、补皮鞋、弹棉花胎之人的背影和他们很有节奏的吆喝声。如果是夏天，那么最让女孩子心动的就是“梔子花，白兰花，要阙？……”的叫卖声了，而让男孩子口水直流的却是“又香又甜的甜酒酿……”的诱惑声。对弄堂里





的老人和小孩来说，“刚刚出炉的烘山薯”的吆喝声就是秋天最后的绝唱，而对面老虎灶的老板开始喋喋不休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当最后一缕炊烟消失在弄堂尽头的时候，也就是弄堂最热闹的时候。放学回家的孩子们，下班的男女，以及趁机来推销他们手中剩余物品的小贩们便纷纷涌向弄堂，一时间，冷落了一下午的弄堂又变得喧闹起来了。但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此时拥挤在弄堂里的人们，没有一个是直行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侧身而进的，而唠叨在每个人嘴边的话，却只有一句：“帮帮忙。”

对于生活在弄堂里的人来说，黄昏的喧闹、拥挤和侧行的尴尬都是暂时的，最多也就是半个多小时。而随之而来的锅盆瓢碗的碰撞声才是弄堂真正的高潮所在，忙碌了一整天的上班族们会借这机会端着饭碗往弄堂而去，或彼此发发牢骚，或交流一下这一整天来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一些事件、新闻，仿佛惟有那样，自己的饭才能吃得香咽得舒坦似的。如果是夏天，那么那些习惯在弄堂里吃饭的人就干脆把饭桌摆在了弄堂里，一边吃着喝着聊着，一边享受着弄堂特有的凉爽。尽管经常有李家菜跑到了张家的饭桌上，而张家的老酒倒进赵家的酒杯里的事发生，但彼此间从来不斤斤计较，这就是弄堂特有的随意、融洽和友善。在大人们聊的热闹喝得带劲的时候，做完作业的孩子也会趁机溜进弄堂的深处，或捉迷藏，或逮蚰蚰，或玩西瓜灯，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其实弄堂中的随意、融洽和友善还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要下雷阵雨了，只要弄堂中的任何一人看到乌云来了，便会站在弄堂的中间大喊：“要落雨了！大家快点收衣服啊！”假如某个窗户没有反应，那么这窗对面的人家就会很自然地伸出一根带叉的竹竿把衣服收起来。

在弄堂里“乘风凉”，听老人们讲鬼故事，是童年的我最大的爱好和乐趣。那时的我跟母亲住在外婆家，在外婆家的后门有一条叫栈弄的麻石小巷，据说在明清时期，此弄中有大大小小的栈房四十多家。在我印象当中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弄堂，弄头是一石埠码头，从弄堂口走到与水平行的石埠需要走下两个台阶，每个台阶由九级石梯组成。因为那时的自来水是定时定额供应的，所以这旧码头的石埠就成了弄堂里的妇女们洗刷的主要场所。弄堂的尽头是一荷花塘，每到



初夏的时候，荷花特有的清香便会从弄尾一直溢到弄头。一到傍晚，外婆就会从石埠下的小河里打上一些水浇泼在弄堂口，等水把石板上的热气消散得差不多的时候，外婆就会把家里惟一的一把用竹子做成的躺椅放在那里，等待她惟一的外孙——我吃完晚饭后来享受这份特殊的清凉。即使再热的天气，只要静静地躺在那竹子做的躺椅上，周身总是凉凉爽爽的，感觉就像在吃冰激凌。在外婆家的对面住着一姓姚的老先生，以前是说大书的，因此在“乘风凉”的时候，总有许多的人围在他的身边，纠缠着让他讲《三国》和《水浒》的故事。而我最喜欢听的，却是他讲的与弄堂有关的鬼的故事，特别是他讲到紧张处，又正好有一阵穿堂风紧贴着石板呼呼吹来的时候，我便会觉得有一种凉飕飕的东西在自己后背上蠕动。虽然每一次都被吓得大喊大叫的，但风一过，又会缠着他把故事讲下去。

都说江南是用雨做的，因此弄堂的四季也总在雨中轮回，特别是梅雨季节，原本就湿漉漉的弄堂就更加潮湿郁闷了。雨一直下，弄堂里的空气也许会维持在原有的潮闷中，但雨一停，阳光普照，气温骤然上升，这时的弄堂就会弥漫起一股潮霉味。虽然一般的人对这种潮霉味难以忍受，但居住在弄堂里的人对这种霉味却情有独钟，什么霉干菜、霉干张、霉豆腐等与霉味有关的菜，都是他们下饭的好东西。